

美国AMC电视台拟改编《西游记》 中国文学『变脸出海』怎么看？

黄盛



学的理论关注，普通大众在接受中国文学时更加侧重故事的可读与内心的放松，有文化隔膜的外国观众更是如此。《西游记》等文学作品内含神魔、历险等主题因素，更容易摆脱地域的限制，这是它在海外走红的主要原因。而它在海外传播能否成功的关键在于走入普通大众内心深处。影视、网络游戏等载体更容易引发大众关注，市场化手段和相关产业的开发则起到了助推剂作用。之前国外电视台的多次改编和此次AMC电视台的计划都是用自己的语言体系和影像模式对中国文学文本中的内容进行解读，把中国古典文学故事融入自身市场的流行元素中。这虽有一定难度，却也反映了中国文学在海外传播路上不断激发出的新活力。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王向远教授认为，许多中国人对古典作品采取了类似保护文物的态度，担心别人一拿走，一改编，会糟践原作。例如中国的古典名著，在当代日本几乎大都被重写改编或电视化了，他们的改编远比中国大胆，中国不少人看了觉得匪夷所思，一些人也持怀疑和否定态度，但其实大可不必担心。

在文学走出去的过程中，用多姿多彩的画面表现故事，可以使不同喜好的观众在融合文字、图像、声音的立体式信息空间中，进行文学的超时空阅读和赏析。“中国文学经典走向海外过程中只要保留了中国文化的某些基质和因子，就对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有益处，对此不应苛责，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特别对于像《西游记》这样的想象性、非写实的作品，态度更应该如此。”王向远教授指出。中国传媒大学陈友军教授也认为，此次对于《西游记》的改编虽然是商业目的使然，甚至“会面目全非”，“但我们也要看到，正是中国的发展，以及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方面越来越显著，过去的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才开始把目光朝向东方。”

商业元素内寻找共同价值

无论是AMC电视台打算对《西游记》进行的改编，还是之前美国拍摄的《美猴王》、《龙珠：进化》等影视动画，虽然大量借用了《西游记》的文化元素，但这些影视作品基于营销的需要，把改编后的故事揉进了所在国的本土特色和民族色彩，尽可能获取更多的商业利益。王向远认为，“《花木兰》、《西游记》在海外传播中的商业化，是中国故事漂洋过海的必要的推动因素，比起

政治化的推动，效果要正面得多、可靠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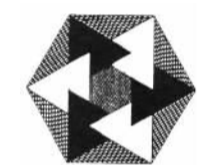
确实，对《西游记》的改编很多网友担心“完全失去经典的味道”。然而，无论海内外，叫好又叫座的改编作品都是文学、文化和商业对接的结果。成功的改编作品或多或少保留着原著部分内容，而这部分内容恰恰是原著中最能反映人类共同价值观的部分。就《西游记》而言，很多改编作品中依旧把带有东方特色的中国魔幻色彩故事作为噱头，在情节的开展中，也传达出师徒凡人历经千难万险才修得正果的母题，人类追求自由、摆脱束缚的本能以及自我“修炼”和通力合作的团队精神也保留在作品的内蕴中。

“在《西游记》中填充海外文化元素或者把中国的武侠元素与海外要素混搭也并非没有可能。”陈友军先生说，但“中国文学的影像海外传播，确实需要让普通人真正感受到中国文学经典的价值所在。”而从中国经典中挖掘跨地域、跨文化的共同价值，无疑是一条跨东西方价值体系的和谐传播之路。毕竟，总会有些思想可以跨越民族和时间，成为全人类的共知。

多元开掘中走产业化道路

留意近年来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方式就可注意到，文学多与影视产业以及教育、娱乐、讲坛类节目等跨界结合，出现文学向产业化的转型。数年前的《花木兰》、《功夫熊猫》、《功夫之王》、《火影忍者》等动漫就已衍生出了形态多元的文化产品，甚至形成了一个产业链，在海外受到观众的喜爱。陈友军说，提高文化开放水平，就必须处理好文化产品与市场需求的关系。

文化产业深度开发文学资源的事情也同样发生在《西游记》身上，海外的多次改编出现了由《西游记》人物演化出的产业化产品。先前美版《西游记》中带有科幻色彩的各种“妖怪”，《龙珠：进化》和日本的《七龙珠》等也改编出“悟空”的动漫形象，甚至在中出现实体的玩偶商品，带动了制造业、零售业市场的发展，不仅成为人物形象传播的“神话”，也制造了一个财富神话。这些中国文学形象的母本在世界背景下表现出极强的文化衍生、再生功能。虽然在海外的“游历”中，《西游记》的内在主题、故事以及外在的叙述都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但这种全新文化产品的解构和重构也为中国文学的全球传播开辟了新途径。



文学新观察

近日，美国AMC电视台宣布打算将《西游记》改编成6集的功夫题材电视剧《不毛之地》，很多专家、剧迷、网友对此纷纷表达自己的看法。有人担心中国经典名著会被误读和恶搞；有人提到，AMC电视台在把《西游记》文本改编成战士和小孩寻找极乐世界的旅程时，加入了很多商业和科技元素；还有人认为曾经出品过《绝命毒师》、《行尸走肉》等热门美剧的AMC电视台此次盯住《西游记》，是中国文学向海外传播的一件好事。

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小说《西游记》早已在海外积累了一定的观众，国外影视公司也不止一次地进行改编，日本人曾4次将《西游记》搬上电视荧幕，韩国也在2011年改编《西游记》并大玩恶搞和穿越。多次改编虽然客观上显示出《西游记》等中国文学作品在海外的吸引力，但包括此次AMC电视台的计划在内，人们对于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之路，在充满信心之余也有一些担忧。

大胆改编激发传播活力

比起海外汉学家对《西游记》等中国文

“闯关东”非自近代始

石英

按照某些文字记载与影视传说，好像关内人闯关东最早是自清末和民国才开始的。其实不然。准确地讲，如果说大批地、拖家带口地迁徙关东尚可如此说；但自胶东半岛渡海赴辽东者至少可以追溯到东汉以降。

在这方面，有据可查的一位名人就是后来做了东吴大将的东汉末年的太史慈。此人乃东莱黄县人（与笔者是同县老乡），早年渡海北上辽东，“求职”均不顺遂。当时辽东那边除了少数民族占山为王，东汉政权早已渗透。太史慈作为当时真正的“北漂”，在那边始终未定下来；加之此事母至孝，不久又乘船回乡。但其母深明大义，力主真正的男儿家应四海为家，闯出一番事业，于是太史慈又转向南下，以其勇武过人，得遇“小霸王”孙策，归之于吴，中年逝世后葬于镇江北固山南坡，与鲁肃墓相距不远。

关于太史慈等先行者在1800年前渡海闯关东的启航之地，我少年在老家时即到县城东北诸由观一带寻访过当地人。古时龙口和烟台均未开港，太史慈等先驱者乘木帆船多是从我县东北渤海湾边或稍东今之蓬莱莱家口一带出发，一般只需漂荡一天便可抵达今之大连青泥洼海滩。遇上风浪，以当时简陋的渡海工具，其险可知。

好在两个半岛之间距离不远，自太史慈家海畔起程至今之大连附近海滩，不过一百六七十公里。然而，先行者的胆魄与实践，使自海上北渡的历史比大批“闯关东”的历史提早了一千六七百年。这些情况，完全有据可查。因为“老乡”太史慈在《三国志》中

是有传记的。

但在那时，毕竟闯关东还属于“散发”和“独漂”的情况，真正大规模的自南而北的海峡渡有记载的还是在1400年后的明末时期。当时的登州参将孔有德和耿仲明叛变明朝，先是攻打劫掠登州数县，然后率领本部军兵加上裹胁的乡民以及拥入叛军者号称万人，至少有七八千人之数，于崇祯六年乘船浮海北抵辽东，向后金投降，孔、仲二人双双被封王。这一明末的重大事件，不仅说明王朝内忧外患之危重，也说明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之间渡船往来已非难事，而且可以动员大规模的渡海行动。在此后的1945年，我党我军在日本投降后大举进军东北，调集了十几万部队由黄县的龙口港、蓬莱的莱家口等港乘船抵辽东半岛各处，完成了一次重大的战略意图。这前后相距三百余年的军事渡海赴辽

东性质完全不同，但说明渤海海峡在军事转移与民众迁徙上都是古今相续的交通命脉。

笔者幼时在故乡，听自家先辈和邻居老人讲的闯关东的真实故事那就更多了。最典型的一例是我外祖母讲她舅舅的事。当时她姥姥已年过九旬（她生于清咸丰年间），但一提她舅舅只身闯关东，每个细节都记忆犹新。她说她舅舅是从蓬莱莱家口上船的，那是道光十二年。舅舅会厨师手艺，还会唱皮黄戏，但到了关东几年，“事由儿不顺”，最后只带回一个“大脚片”妈。这位妈长得眼窝较深，鼻子有点高，嘴岔也大，不大会干家务活，更不会做针线。当时老人家给编了一段顺口溜：“渤海湾/关东山/几年没挣几个钱/领回一个大脚妈”。弄得她舅舅挺没面子，不久便带着媳妇回了关东。这充分证明：在鸦片战争前，故乡人已有在“北海”那边落户了。

“闯关东”不是在一个时间段内大举“破门而入”的，而是千数百年以来探寻一冒险一跋涉一起伏的过程；开始是零落渐进的，随着主客观各方面条件的成熟，便出现了相对意义的“关东热”。在我们老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民族企业家自力开埠的龙口港，在“闯关东”大潮中是一个分水岭。因为从此龙口先后与营口、大连等港有了定期的班轮，胶东半岛北部和西部的民众大都在此乘船去东北，“闯关东”渐形常态化。但不知这时的旅客们，透过“火轮”的窗口望着起伏的海浪，会不会想起当年的海上探路者太史慈他们？



跋涉（外二首）

杨宗荣

也许跋涉
是一生永不停止的节奏
爬过一山还有一山
涉过一水还有一水

有时感觉真像
行走在黑夜里
眨着疲惫的眼睛
望星空茫茫
望村落茫茫

对生命的解救兵临城下

隐隐地
一阵一阵胜利的欢呼
自地底，自黑暗中响起
一丛一丛不屈的生命
向春风，向暖日，次第开放

灯塔

只是从不想改变初衷
只是从不想放弃向往
即使跋涉
在没有尽头的旅程
心中瞩望远方
便会升起红红的太阳

潮水翻卷着黑色浪花
浪涌发出狰狞的呼啸
泡沫露出帮凶的本色
与夜色勾结成死党
忽喇喇挤压向孤岛

太阳月亮已隐去
天空又不见了飞鸟
只有几颗寒星
眨着幸灾乐祸的眼睛

漆黑挤压向孤岛
孤岛仅凭一座灯塔
与暗夜浪涌作最后的抗争
擎住一灯如豆
竟也挑破大片黑暗
挣扎出些微光明

梅花

刺向冬天的第一支红缨枪
灼灼地，若雪野里的一团火焰
发出对白色军城的挑战

迎春花紧步梅先锋其后
招展金黄色的云袿
扫荡着料峭的风
杨柳的枪已林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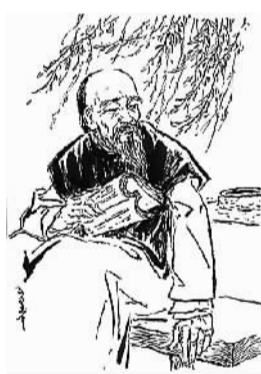
向历史文化名人的又一次致敬

文一

由中国作家协会主持的重大文化原创工程——《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第二批10部新作近日正式问世。丛书的首批10部作品自面世以来，已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市场表现不俗。此次推出的第二批10部作品分别是：权海帆的《忠魂正气——颜真卿传》、聂冷的《花红别样——杨万里传》、乔忠延的《感天动地——关汉卿传》、陈计中的《西风瘦马——马致远传》、杨东标的《此心光明——王阳明传》、泥马度的《梦回汉唐——李梦阳传》、李洁非的《天崩地解——黄宗羲传》、马瑞芳的《幻由人生——蒲松龄传》、刘兆林的《儒林怪杰——吴敬梓传》、王作光的《史志巨擘——章学诚传》。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丛书编委会主任何建明说，第二批图书的出版是对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和文化巨匠们的又一次致敬。编撰这套丛书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作家、专家和编辑人员都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希望这套丛书成为一套真正经得起历史和读者检验的精品工程。

这项工程遴选出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120余位历史文化名人，目前其中绝大多数已被作家们“认领”，形成了百位作家同步创作的情景。此次推出的丛书第二批10部作品的作者都是学有专长、颇具创作实绩的作家和学者。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他们以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多次进行走访和实地考察，克服种种困难，严谨细致地考证传主的生活事迹、收集各方面资料，扎实认真地进行创作。对此，他们有不少宝贵的心得体会。72岁的作家、学者马瑞芳说，阅读经典对于一个民族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全民阅读的风气正日渐形成，推出这套丛书正逢其时。此次创作蒲松龄传已是自己第四次写蒲松龄，也可谓自己研究蒲松龄36年来的最终成果。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在21世纪大放光彩，莫言在诺奖颁奖典礼上曾说“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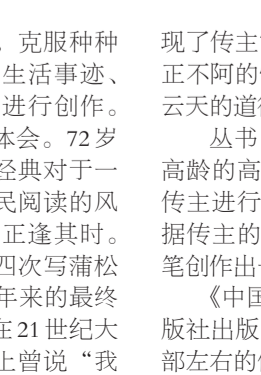
蒲松龄



吴敬梓



关汉卿



高莽作

是蒲松龄的传人，是讲故事的人”，《聊斋志异》在海外也很有影响。自己这次写《蒲松龄传》用了500天的时间，查阅了100多部书，不放过任何一个蒲松龄研究的新观点和材料，写得很艰苦。杨东标称自己写王阳明是一个磨炼心志的过程。“准确生动地把握传主的精神气质、性格特征，我以为是至关重要的。而深入细致地探究传主的内心活动，作出合理的想象和描绘，一定会使这一形象的血肉丰满起来。”刘兆林表示，自己在写《吴敬梓传》过程中，尽量把从史料、学者的有关评传和年谱、传主著作中获得的各种材料，都叙述得形象可感，还不惜笔墨刻画了吴敬梓对妇女和底层劳动人民的尊重。

专家们对丛书第二批10部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孙郁认为，在《天崩地解——黄宗羲传》中，作者小心地考证，大胆地陈述，将社会氛围、士人之雅好与现实生活之抵牾，进行了多角度的透视。全书行文散淡洒脱，沉静的叙述里峰回路转，演绎了一代人的心史。在白烨看来，在《感天动地——关汉卿传》中，作者把史料的搜集耙梳与剧作的研究解读内在地结合起来，在互为参照中寻其踪、察其人、读其作、解其戏，并以杂叙叙述方式的借用与化合，独辟蹊径地完成了这部传记。何西来评价《忠魂正气——颜真卿传》说，在唐朝由盛而衰的历史节点上，作者用严谨而生动的文笔，展现了传主宦海沉浮的命运，塑造了颜真卿刚正不阿的性格、满门忠烈的英雄气概及义薄云天的道德人格。

丛书的传主画像创作者、已年近90岁高龄的高莽，坚持利用大量时间对每一位传主进行深入研究，查阅相关资料，并根据传主所处的时代背景、自身性格等细节，下笔创作出一幅幅形神兼备的传主像。《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计划用5年左右的时间出版120部左右的作品。